



与水为邻

喻永军

从乡下搬到城里住，后窗临着江，拦河坝是三尺高的橡皮坝，聚水成湖，溢出的水成一段瀑布，从高处落下来，其声轰鸣，磅礴有力。刚开始时被吵得难以入眠，便浸在水声里，想这水的源头，流过沿途的石溪沟壑、山川坡壑、乱石草木。水总是这般流着、平静、宁和、百折不挠，偶有浪花，也无人知晓，或者只有天空飞翔的鸟儿看到。鸟有鸟的生活，看到了也就只是看到了，无动于衷。

日久，习惯了，不再为水声所困，睡也就睡着了，刻意才能听见水声。江北岸是一条绿带，宽数十米，全是风景花木，针叶阔叶林杂交，大多是侧柏、雪松、桂花、枇杷、春梅、冬梅、芍药、牡丹、月季等，各种颜色的花儿都有。有林便有林子里的客人，鸟的种类多，大多是北方画眉和三声杜鹃。水面上有野鸭，有时候偶见珍贵的绿头鸭，浮在水上。有白鹭，羽毛似雪，腿杆子血色，立在江心的沙洲上，半晌不曾移步，如在欣赏天光水色。

早上，大致五点多，晨练者开始运动，有人嗷嗷吼着，声音从对岸传来，断断续续，划拉着夜色，四季如一日。慢慢地，这声音在强化中证明着自己。后来听说是一位脑梗患者，中年发病，康复之心迫切，似乎要吐尽胸中块

垒，每天沿江堤的人行道，步行二十多里。天明，则是另一番景象。健身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跑步、走路、跳舞，打拳。从后窗望出去，健身步行道行人如织。太阳高过东边的山头，有学习管乐、弦乐的声音从林带里飘出来。声音和人影构成一座城市的氛围，一种生的气息充满空间。

是江带来了水，是水润泽了一座城市，滋润了一座城市的人心，水对一座城市有着莫大的美化和装扮功能。水会流进心里，流入梦中。

小区的北墙外是一条小路，路边是垂岸的柳树，斜向水面，春天柳线如丝，柳芽子像振翅的昆虫，黄丫丫地向上长，薄得发亮。

小区北墙外的路，走得最多的时候，是解封的日子。那段日子，哪个人没有压力。解封停停，封得突然，解得缓慢，朋友间见面也不容易。总是跟老芦沿着弧形的小路，从丹江岸边，绕道南秦河岸，江边很少有人，长堤上是空旷的林荫道和寂静的长椅。伸进江中的一个沙洲正在施工，受疫情影响，不停地歇工，漂亮的汉白玉围栏，椰林风格的设计，对应着一江清水，能感觉到建成后的景象。我俩戴着口罩走路，谈自己对小说的理解，取下口罩的时候，便是凑在一块抽烟。

该说的话说完了，我俩就继续往前走，漫无目的地走着，听鞋底在路面上的摩擦声，时缓时急。过桥，进入两河口地界。这里也正在施工，建有一个广场，是丹江与南秦河的交汇处，江河汇聚处，成一个丁字形水域，广场上立一个五彩的飞鸟写意雕塑，欲腾飞状，目视正前方，其意轩昂。往东，一座跨丹江的桥正在建设中，桥面即将合龙。

广场上的凉椅都是船型的仿汉白玉材质，洁白如玉，轻盈自然。这些大概只适合放在这样的江边，这样的水域，这样的广场上。我们感觉城市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这个与水相伴的城市，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我们爱它。

我们也知道，一座变化着的城市是充满活力与生机的，深处是满满的烟火气息。

大概疫情防控期间，初夏的某一天，我们才知道这个叫两河口的公园建成开放的消息。在这之前只是在朋友圈里看见，大桥、花草、广场，水洗一样干净。人群，一副休闲的模样。穿着古装打卡的网红们，带着现代的心情，摆拍古典的姿态。江水染上一抹胭脂，太阳正在落下。

11月24日，参加一个文化采风活

动，一行人乘坐旅游大巴从莲湖游客中心开始，绕商州城一周，参观了四皓公园、商鞅广场、秦岭博物馆、东龙山公园、北客站、九鱼公园等。才知道我和老芦散步的两河口公园，只是这诸多公园中的一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那种建设速度，秀出了城市一片一片的亮丽风景。听介绍，市区小型的口袋公园就建了一百多个，大多是临水而建。

想起南秦公园建成，对市民开放的那些日子，我曾在傍晚去过两次。地方虽然不很宽敞，但人气满满。园区两边的大路旁，人挨着人，车连着车，连一辆电动车都很难找个空位放下。朋友老王因为找不到地方停车，开着车绕着南秦公园的公路，一边行驶，一边看公园里的热闹，逛了几圈，稍有遗憾地回去了。

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与水为邻，水是这座城市的灵魂。



乡村的风(组诗)

陈瀚乙

麦浪

麦浪一浪一浪
绿油油，一排绿依依一排绿，一排小白花
互敬一排小白花

麦浪一浪一浪
有一只蝴蝶近距离参与
一会儿
纯种的麦一浪推揉
一浪，又退后一浪

那么旁若无人。我估计如果簇拥得稍远一点，一只鸟的一愣
与我一愣
像错觉，应当距离不会太远

爷爷与牛笼嘴

爷爷编蔑牛笼嘴
有他的规矩：挑三年以上的老竹，分，剥麻利，沉稳，劲道
爷爷编的牛笼嘴
牛戴着，牛漂亮
放牛人提着，人漂亮

爷爷爱说犁地是犁地
牛笼嘴是牛笼嘴
仿佛经他一提牛笼嘴咧开的庄稼旺了，
给牛挑的草更有味道
隔着时光又亲密往来了

爷爷的牛笼嘴，我提在手上
牛在前，我在后
傍晚
我就会准时把小路上的风景一路领回家

“我见到真妈妈了”

微信视频见过妈妈
抖音里见过妈妈

五年了。打工的妈妈回家
孩子：
妈，我见到真妈妈了

三月放水，五月荷香

三月放水。想到蝌蚪一部分
五月荷香。想到青蛙一部分

喊一声荷香听雨说
喊一声蛙声听月说
喊一声妹妹听哥说

沉默的人

郭涛

他埋首一本书里
黎明和黄昏
沉默的人
坐在暧昧的光线里
一动不动

如同用尽全力
互相照拂的命运
无力中多么强大

沉默的人
不动声色
一生的战栗
被突然照亮
心里藏着的
爱和被爱
无法说出

一本书山高水长
一本书内心辽阔
一个个汉字
是一只只蚂蚁
风雨路途越过枯枝

老倔

侯占良

洋芋器出往猪嘴里塞，把猪喂得滚瓜肚圆，轻手轻脚抬架子上，然后交售收购站。若遇旁人验收，须得驱猪运动，拉屎撒尿净身了才上秤。遇老倔把关，乡里乡亲的，较不得真，睁眼闭眼地摆摆手也就过咧……

如是，大家就欠下老倔(那时应该叫小倔)许多人情，老倔常住院，就常常有人送单方，送只鸡，送一筐大青菜或几颗鸡蛋什么的。那时的老倔就是个犟种，动辄摆一句：都少来，省得日后又给人下巴底下支砖头！总之，在任职时的老倔可谓人见人爱，花见花开。退休了的老倔不知怎么就变成人见人回怼，花见花撇嘴。比如这回来医院的路上，我们就五次三番地打退堂鼓。

最终，我们还是来看望被蜂蜇了住进医院的老倔。

老倔退休后成了村子里有名的犟牛，一项褪了色不白不贵的旧礼帽捂头，一副阴阳先生常戴的自称价值过万的老式墨色石头眼镜挂鼻尖上，眼珠四季朝天，见人只哼鼻子，偶尔开口便与人抬杠：你能，你把弯犁能拽展，烧红的铁锨你敢舔云云。

与上班时不同，退休了的老倔旧疾痊愈，腿脚比我们这些土坷垃里刨食的农村老汉老太还要麻利。

……
老倔蔫茄子样的苦瓜脸肿成发面馒头，鼓环样的眼窝全被肥胖了的眼皮子

挤压。他挣扎着点点头道：“没事，坐，喝水。”说着，伸进床头柜取杯子，却拎出一团臭袜子……

老倔和我们同年，不同的是他拿退休金，城里有楼房，却要硬黏老庄子。黏就黏吧，却是处事太抠门，比如红白喜事随礼金，满村通行一百元，偏他只上五十，还每每饭前口袋里揣三个塑料袋子，散席带饭菜拎回，吃得常拉肚子。最可恨的是阎王不嫌鬼瘦——和我们这些农村老汉、老婆子争抢野枣儿。

记得去年八月，一向不入眼的野枣，一夜之间土疙瘩变金豆金子，我们几个村子里的留守老人结伙成群上坡采摘。老倔也摘枣儿，卖货时比我们多得多——原来，我们一颗一颗地摘，老倔使砍刀，果密的枣儿齐根砍，拉回屋里抡棍敲……

一年一度枣儿红，今年价更硬，一斤上了十五元，我们天没明就往山上奔……

远远地，马蜂坡上一丛丛半人高的枣刺儿抓人眼球，我们正朝硷边移动，榭树背后猛可闪出一人，手里舞动五、六尺长的铁锨，把头捆绑明晃晃的砍刀，劫道的程咬金似的吱哇：“我弟承包山林，硷上的枣儿归我。”我回：“你喊声儿应声就归你！”老倔不接话茬，换手铁锨，要花枪似的正逞能，锨把“咣”砸脚面上，疼得就牙咧嘴直抽冷气。三嫂忍住笑温声道：“哥，枣树不是韭菜，割了立马儿能

长旺盛……”老倔我行我素，刀口砍向指头粗的枣树。我急得喊：“刺架里有马蜂窝哩！”欲上前拦人。老倔扬扬刀刃，日头倒映的反光刺目耀眼，他低声嘟嘟囔囔：“没说几个蜂子，就是东北虎老子也不怕！”劝不住，我们折身险下。

一袋烟工夫，“救命呀！救命呀——”的呼叫吓死人——老倔滚落硷下，头脸肥满马蜂，胳膊脱臼骨折，被我们送进医院。

给老倔儿女打电话，没人接。救下这个最不想见的老东西，还得为他送饭，真是……

许是受了我们的感化，病床上的老倔突然眼泪巴巴地露了实话——原来二婚的老婆沉迷赌博，借钱几十万，债主上了法庭，银行冻结老倔的退休金还债，每月只给两千元生活费，还得顾贴上大学的孙子……

“那也不能杀鸡取卵，只顾自己呀！”三嫂训斥。“不咧，不咧！心不正，蜂不容。”老倔第一次在三嫂面前服了软……

走出医院门，我心里猫抓似的不好受，便忍不住嘟囔了句：“原以为拿退休金的人过的都是油腌面的好日子，没想到……”嘴硬心软的三嫂替老倔打圆场：“人这一辈子说不清，没权没钱了，也没病了……过两天拾核桃、捋菊花、捡柏树籽什么的也叫上老倔，秦岭南坡的中药材多得像蚂蚁，只要脚儿勤，张嘴的麻雀肯定饿不死……”

小说 方阵

“噔！”三嫂的水果袋子撞了下病房门，似乎敲门的动作，下手重了点吧，一个桃子翻出袋子，惊恐地滚落门口。我稳了稳神，收拾桃子的手顺势捋捋三嫂腰眼，我们阴沉的脸色转瞬勉强出些许平和。这是我们二次看望老倔。

第一回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那时年轻的老倔是个病秧子，动不动就住院。好在他吃公家饭，而且是个不显山露水的好饭——县合作社生猪收购站验猪员。如今的年轻人不晓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农民养猪不得自由宰杀，待猪膘肥肉壮须交国家，国家除付猪钱，还额外奖励粮食。乖乖，一头猪的奖励粮在饿死人的饥荒年，那可是能救一家人命的。特别是交售猪，检验猪的等级分量的关节渡口，可是堪比如今的找工作面试……

话说到这份儿，一般人就知道老倔当年的能耐咧。比如我们村，大凡交售猪，必事先打听，是否老倔当值。情报整准确，交售前一大早，便把猪当“爷”一回——人平时舍不得吃的稠糊煮

商洛山

(总第2530期)

题图摄影 阮世喜